

# 日本人的 皮囊

[日] 加藤周一 著  
李友敏 译

[日] 加藤周一 著

李友敏 译

# 日本人的 皮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人的皮囊 / (日)加藤周一著 ; 李友敏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133-2891-3

I. ①日… II. ①加… ②李… III. ①日本人-民族  
性-研究 IV. ①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17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5982

## 日本人的皮囊

[日]加藤周一 著  
李友敏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马文富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91-3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 目录

## 第一章


- 3 何谓日本人
- 17 日本特有的事物
- 35 日本的艺术风土——精神开放与传统继承
- 46 从外部看到的日本——关于日本的国际孤立
- 66 现代日本在文明史上的位置

## 第二章

- 97 关于天皇制

## 第三章

- 131 关于知识分子
- 156 战争与知识分子



*Chapter 01*

**第一章**



## 何谓日本人

所谓日本人，就是不厌其烦地提出“何谓日本人”的人。这起源于本居宣长与国学，明治之后尤为兴盛，此处无暇细数这一问与答的历史。人们反复追问“何谓日本人”，无疑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身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何原因，让人们没有弄清楚这一问题呢？

例如，德、法两国人民都互相注视着对方，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他们不仅观察对方，也在观察对方眼中的自己。此时，对方的眼睛就成了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镜子或许是歪的，或许没有照到全身，但无论如何，镜子里映照出来的都是自己。当然，并不是说观察邻国国民，并与之进行对比，就可以更容易地对自己下定义，只是为理性和客观地判断问题提供参考罢了。如果无法从对方眼中发现自己，又怎会产生客观看待自己

的动机呢？观察自己与观察他人是不同的，一旦得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结论，那么该结论必定是错误的。因为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的人。但这样说的時候，其实我已经不再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的那个人，而是认为我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的人。“我”不断从观察与分析的过程中挣脱出来，无法像观察他人那样来观察“我”。因此，两种观察结果并无可比性。在进行比较之前，必须要客观看待他人眼中的“我”。

但是，日本人无法从其他国家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模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从未关注过日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日本人不关注对方，就不会产生“何谓日本人”的疑问。不和日本人以外的人发生任何关系，“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然而，日本人一直不断地向外看，却从未被外部世界关注过，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问题的产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德、法两国之间那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西方国家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化只是单向流动。这就是说，解除闭关锁国之后的日本，过分关注西方，而西方国家眼中日本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和平时期卖罐头的商人，战争时期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如果追溯到过去，充其量不过是江户时代技艺娴熟的版画素描家。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献身于此的专业精神，想要谈论东西方文化交



流，是万万做不到的。但是，对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反过来也唤醒了人们对“何谓日本人”的思考，也就是开始了自我反省。但人们在反省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因此，同样的反省在各个时代反复循环。当然，作为个体的“我”与作为国民的“我们”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两者的根本原则是相同的。

得不到确切答案，比较的方法就会越来越细致——日本与外国相比如何？日本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国外的情况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男女老少昼夜不停地探讨，最终发现和英国相比，日本的民主主义历程十分短暂等情况。如果仅是知道这些，自信心必定容易受挫，然而人们同时又发现，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远超印度。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到的情况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仅举几个例子点到为止。

例如，纵观历史，似乎可以这样说：比起音乐家，日本人更像艺术家。作为艺术家的日本人，在绘画、雕刻、建筑、园艺以及各种工艺领域中，一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同时又开创出新的境界，锤炼出独有的风格。当然，在谈及古代美术时，必须要考虑其保存程度等问题，即使现存的美术品不多，也不能马上断言这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美术品是贫乏的。就目前所知，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美术之国。从质与量，涵盖建筑、工艺、服饰的广泛性，以及数千年

的传承来看，都不只是“保存相对完整”所能概括的。或许只能认为，日本人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着本民族特有的敏锐感。我想说，日本人是出色的美术家，但并不是出色的文学家和诗人。我一直觉得，不是出色文学家的民族并不多。在有固定的生活模式、风俗习惯、气候风土和文化的地区，必定会产生特有的文学。这种语言与生活直接接触产生的自我表达，是很难与以其他语言和生活方式为前提的文学进行比较的。例如，当伊利亚·爱伦堡谈到苏联文学最杰出的部分是诗时，对俄语一窍不通的我除了赞同，别无他法。如果我提出日本的诗也是如此，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吧。因为伊利亚·爱伦堡和我既不是用俄语，也不是日语，而是用法语交流。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诗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外，我们可以将民族或国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存在形而上的、神秘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另一类则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比较盛行。如果从思维方式来看，日本人显然属于第二类。在日本，形而上的思考和神秘思想从来不将外来的宗教或哲学作为发展的直接背景。代表日本思想的，是实践性的伦理和政治思想，或是说与技术相关的美学。

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首先是以非超验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我认为，后来传入的佛教，其超验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佛教传入日本，改变的并不是日本人，

而是佛教。当然，宗教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如果想对日本人思想上强烈倾向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无论如何都会涉及到宗教，尤其是佛教。在此，只是想把这一点提出来。

总之，可以认为：基于造型感觉的敏锐性，以及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才产生出日本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系。从《万叶集》的歌人，到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用花卉装饰的女孩，没有哪个民族能将与“自然”的亲近（或者说是“亲密接触”）如此广泛地体现在其文化的各个阶段。日本的地震和台风世界闻名，但至少在形成日本文化悠久历史的地方，即京都和江户<sup>①</sup>之间，既没有南国沙漠中强烈的阳光，也没有北国连日暴风雪的漫长严冬。自然本来就不可怕，也不是需要斗争的敌人，而是更容易亲近的朋友。如果说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过是像“男人心”（或女人心）那样反复无常，仅此而已。那里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或许是萨满教、泛灵论，以及类似多神教的神道的源流）。这种宗教不存在超验性，也就是说，感知的或日常经验性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唯一的现实。感知的全部即“自然”，经验的舞台即“自然”。换言之，日本人的“自然”犹如超验的宗教神，唯一且无处不在，

---

<sup>①</sup>日本东京的旧称。

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人的行为规范，不是来源于超越自然的权威，而是源于自然内在的权威。本居宣长这样写道：

所有神之道都不似儒、佛之道那般，纠缠于善恶是非，  
而只有丰富、优雅……

（《初山踏》刊行会全集四卷，第612页）

“丰富、优雅”存在于自然之中。

京都和奈良地区被低矮丘陵环绕，自然环境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数百年的文化在此得以繁荣兴盛，如果连诗人、画家和建筑家都对季节不敏感，那才不可思议呢。“秋意虽无从明视”，在俳人开始执着于表现季节的词语之前，他们已经能从微风中敏锐地感觉到秋天的到来。短诗并非日本特有，但仅以对秋的预感便足以写成一首诗的，恐怕只有日本的诗人了。当然，画家和诗人一样，对红叶和柿子树十分敏感。从中世<sup>①</sup>到江户初期，在京都修建房屋，并在其周围布置庭园的几位艺术家，早已对秋天的光线变化进行了周密的计算，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天，春天有花与霞、夏天有萤火虫与阵雨、冬天有枯树与雪，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从画卷到浮

---

①主要指镰仓、室町时代。

世绘版画，从《古今集》到天明<sup>①</sup>的俳人，从古至今，对季节的敏感是日本人的共同特点。日本人常说，日本的自然很美。如果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很美，那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客观判断。山清水秀的国家并非只有日本。若从自然风光的规模来看，岛国的风景无异于盆景。但是，一旦离开观光宣传的角度，就没有比这种比较更无意义的了。日本的自然很美，日本人这样说时，并非是在与他人进行比较，而是出于对自然的热爱。从这一点来看，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日本人的了。

对于诗歌风雅，我可能谈得有点多。比起日本情趣在插花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许读者更加关注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扭曲”“变形”和“落后”之类的问题。的确，这些与“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有着联系。此外，土地所有问题、天皇制、卖淫、南京大屠杀也不可能与“何谓日本人”之间没有关系。说到底，“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不只是风雅的问题。如果以英国为标准的话，除英、美、法三国外，不伴随“扭曲”“变形”和“落后”的资本主义是很少见的。曾经的“扭曲”“变形”和“落后”，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日本特有的，不是曾经有过这些现象，而是这些现象是如何具体体现的。这属于学术问题，在此我无

---

<sup>①</sup>日本的年号，在位天皇为光格天皇。

法展开论述。更重要的是，关于日本的资本主义，或者更宽泛的说，关于“现代化”，在与外国进行比较时，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十九世纪中叶，技术落后的日本，在其后的一百年间，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工业技术发达，而且教育得以普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形成了由富有才华的官员组成的高效行政机构。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作“日本的奇迹”。正是日本人创造了这些奇迹。

当然，创造奇迹的不只是日本人。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的工业技术迅速发展，并最终超越西欧。苏联则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同时实现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十八世纪落后的德国，到了十九世纪末，在技术、音乐和思想等各个领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日本的技术水准，且不说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在所有领域都还没达到能与德国相匹敌的程度。但是，美、苏、德三国要么属于欧洲，要么是欧洲人入侵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历史上与欧洲没有任何瓜葛，却能实现技术高度发展、资本快速积累，以及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目前来看只有日本。日本门户开放以后的历史，在世界史上首次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力和效率，只要条件具备，在西欧以外的国家也能得到充分发展。日本人的勤奋、聪明和秩序等，很明显是条件之一。

天皇制是否也是条件之一呢？我认为，如果没有证据，所

有的断言都是毫无意义的。对此我并非没有思考，但我想再搜集一些事实和证据，在那之前不会妄下结论。

在回顾过去，与其他国家比较时，日本人具有以下两种特征：第一，常寄情于自然，其感觉世界，尤其是在造型方面，敏锐而洗练；第二，充分具备从落后的条件出发，迅速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的能力。

但是，概括出日本人的特征，就可以回答“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了吗？我认为至少不能完全回答。这只能说明，过去的日本人具备这样的特征，但过去的日本人已经不存在了，将来的日本人似乎还没出现。站在这里的，是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即我们。“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什么”，而“我们是什么”的核心，已经不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问题，而是“我们想要什么”这一志向的问题。如前所述，不停地追问“何谓日本人”，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作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不清楚作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不清楚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希望得到什么。

事实上，日本这个民族在追求什么，这一问题在战败后一直没有搞清楚。以为她希望和平，却又不顾宪法再次进行军备扩张，那些甚至不惜修改宪法来公然推行军备扩张的政党，在每次大选中都会占到多数。以为政府代表民意，至少会希望马上停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结果日本的联合国代表却提议，应

该将停止试验与不知何时才能签署的一般裁军协议挂钩，实质上就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停止试验的时间。一般来讲，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贸易的国家，会对开发中国巨大的市场（至少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充满热情，而日本政府却是世界上对华贸易最不积极的政府之一。战败后，日本放弃了富国强兵的“梦想”，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口号，原以为这是严肃认真的，没想到战后十多年，虽然修建起了气派的运动场，却无意修建国立剧院。且不说没有国立乐团和剧团，国家还课以重税，一副不摧垮乐团和剧团誓不罢休的姿态。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丰富美术品的国家，但国立美术馆展示内容之贫乏，在全世界也十分少见。总之，很难说清楚这个国家是想振兴文学、艺术和音乐，还是要有组织地去摧毁和消灭它们。自然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丝毫看不到国家想要大力发展科技的迹象。政府虽然也会拨出研究经费，但无论是与外国的研究经费相比，还是与日本以“正当防卫”为理由从外国买入的旧式武器的价格相比，都少得可怜。整个国家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想要实现何种目标，都十分模糊。受到接受外国文明方式的影响，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在一般民众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例如，一方面忍受所有不便，坚持保留汉字，坚决保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本来没有必要，却又随处滥用按片假名发



音的外语，说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写着一些不堪入目的文章。也就是说，那些顽固到认为日语标记法完全没有问题的传统主义者，正热衷于滥用外来语来摧毁日语。这只能解释为，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语言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同样的事情在风俗习惯上也有所体现。我自己对分析风俗习惯并无兴趣，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马上就能举出几个例子。或许是过渡时期的混乱，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失去目标。如果目标不明确，那就不应称为过渡期，而应该称为摸索期。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存在？目前来看，整个民族尚未找到努力的方向。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并非没有期许，也并非毫无想法，只是虽然有期许，有想法，但尚未形成客观的实体。然而，如果抛开“曾经是什么”，来讨论“我们期许什么”，是不客观的。因此，过去的日本人是什么，虽然不能回答“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但可以构成答案的基础。

如前所述，“我们在期许什么”这个问题尚未成形，这是事实，不必再赘述。我们能期许什么呢？这是可能性的问题，我应该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吧。我现在有两个观点：

第一，过去的日本人，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在造型上的感知力和对情趣的敏锐，同时又显示出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的能力，但却未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期许能够将二者结合